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丛书



中华

● 聂爱平 编著

ZHONGHUAYOUXIU

CHUANTONG

WENHUA

JIAOYUCONGSHU

中华优秀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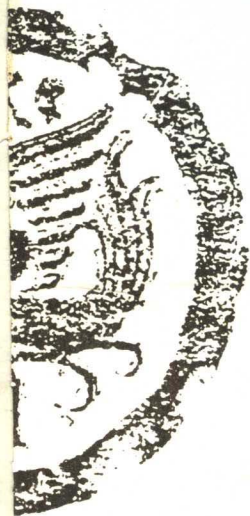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中华优秀文学

(下)

聂爱平 编著
江西教育出版社



五、“恢宏靡丽，铺张扬厉”

——“劝百讽一”的赋

赋是颇具中国传统文学特色的文体，滥觞于先秦，发展繁荣于两汉，演化丰富于魏晋南北朝，延续于唐宋元明清，历代都不乏优秀作品。那恢宏靡丽的气势，铺张扬厉的手法曾风靡两汉文坛；委婉含蓄的讽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统治者了解到时政的弊端。作为一种文体，赋已不再应用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了，但它毕竟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们民族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文学遗产。青少年朋友要在文学创作中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，是不能忽视赋这个丰富多采的领域的。

5.1 赋的发展、演变及价值

赋是中国古代重要文学样式之一，赋，从字面上

来说，有“铺陈其事”之义，就是说，是一种铺张描写的文学手法。早在周代，赋就作为一种表现手法，广泛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。另外，赋还含有口诵的意思，不同于古代诗歌能够配乐歌唱。因此，作为一种文体的赋，赋正是包含了表现手法上的铺张扬厉和体制特点上的与诗不同、不能歌唱这样两种意思。

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，它的产生和发展受《诗经》、楚辞影响很大，特别是与楚辞的关系最为密切，有直接的继承关系。它继承和发展了《诗经》“赋”的表现手法，就是用较长的篇幅和华美的辞藻，来描绘事物、发挥想象、抒发感情。赋体文辞华艳，长于铺排，句式散文化，从这些地方都可看出赋对楚辞某些特点的继承和发展。赋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，滥觞于战国时荀况的《赋篇》，它包括《礼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知》和《箴》五篇，大都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，回环铺陈，叠致排比；句式以四言为主，杂以五言、七言，多至十余言的长短不齐的散句，韵散兼呈，它们都是咏物，说理的隐语，篇末才点明题旨。另外，赋体还受到先秦诸子散文影响，诸子散文中所惯用的“假设对问”、“恢廓声势”、“排比谐隐”等表现手法，也常为辞赋家所运用。

赋，是我国文学史上富有时代特征的重要文体，风靡于两汉四百多年间。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，由于国家统一、社会政治比较稳定、经济日益繁荣，以皇

帝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，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，提倡辞赋，他们以赋取仕，罗致文才，奖励文人作赋。于是文士竞相作赋，写赋之风盛兴，文人们把献赋作为进身求官的阶梯，他们朝夕论思，日月献纳，一时名家辈出，作品如林，蔚为一代鸿文，成为两汉文学的霸主。

赋的文学、历史价值在于：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赋，总是直接间接地、或多或少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，如西汉的大赋，反映了汉帝国繁荣富强的景象和封建统治者骄奢享乐的生活，六朝的辞赋，则表现了朝代更替中的战乱及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；而那些以名都大邑、宫苑游乐为题材的赋作，有的生动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、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，包含着丰富的知识；有的则概括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、物产文物、山川名胜和风土人情，无异于一部带韵的地方志。这些，都具有文物资料的参考价值，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。再者，各个历史时间的赋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除了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外，都曾受益于其他文体的创作，同时赋的创作又促进了其它文体的发展。楚辞对我国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，早已为人们所公认，六朝骈赋对唐诗、宋词的影响，唐宋文赋对历代散文的作用，都是不容低估的。另外，赋的写作中一些表现手法，如驰骋想象、着意夸张、大事铺陈、注重抒情、

应用对偶、讲究炼句等等,在今天的散文、诗歌,乃至小说创作中,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
5.2 贾谊与骚体赋

贾谊,西汉政治家、文学家,早年以才名闻名于郡中。他的生活遭遇及其忧郁愤慨的心情,和屈原相类似。由于周勃、灌婴等人的谗害,贾谊为汉文帝所疏远,自朝官贬为长沙王太傅。当时,长沙是卑湿偏僻之地,贾谊心中抑郁不平,在赴任途经屈原自沉的汨罗江时,便感到自己与屈原有相似的不幸遭遇,写了一篇《吊屈原赋》,对屈原不幸罹难,深表同情,同时也抒发自己胸中的幽愤不平之气,针砭世俗和时政,表示了对朝政的强烈不满。

这首赋的表现手法有创新之处,作者以屈原的身份出现,用屈原的口气来抒情和叙事。这样,表面上看,作品指陈的是楚国的政弊,抒写的是屈原的愤懑之情,而实际上是借古讽今,揭露和抨击汉初的黑暗政治。另外,赋中还运用了比兴手法,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,如用骐骥,龙凤比喻贤士好人,用鸱枭、蝼蚁比喻谗佞小人等。这与楚辞的“引类譬喻”,是一脉相承的。贾谊的赋,比较多用四字句,句法比较整齐,趋向散体化,显示了从楚辞到新体汉赋过渡

的痕迹。后人称这类赋为骚体赋。

贾谊在长沙寄居三年之后还写了首《鹏鸟赋》。这是篇愤郁不平的咏怀之作，在构思上别具一格，采用了人禽问答体。在与鹏鸟的对话中，表述了作者“知命不忧”的思想，其中含蓄的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。

《鹏鸟赋》与《吊屈原赋》相比，语句散文化，更接近汉代辞赋体的形式。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发议论，述哲理，但往往用一些巧妙的比喻使之形象化，用反问、感叹的语气增加感情色彩，而且语句凝炼，音节鲜明。如“且夫天地为炉，造化为工，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，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则？”思想感情充沛，鲜明清晰地表现了作者的情愫和胸臆。

5.3 枚乘与“七体”

枚乘，字叔，西汉著名的辞赋家。据载他共有赋九篇，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三篇，且只有《七发》较为可信，是他的代表作。

《七发》是以吴客与楚太子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的八段文字。首段是序曲，叙述楚太子得病的缘由，提出问题。假托楚太子有病，吴客前去探问，指出这病是由荒淫奢侈、娱乐无度的糜烂生活所造成的

精神空虚症，不是药石针灸所能疗救的，只有用“要言妙道”才能根治。为此，必须请世上博见强识的君子，从思想上加以开导。接着以下的七段，用铺陈的方法，写吴客用七种办法来启发楚太子，为他治病。前六种办法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、饮食之丰、车马之盛、宫苑之宏深、田猎之壮阔和观涛的娱目舒心，作者对这六件事的描写，笔墨浓淡相间，跌宕有致，波澜起伏。前四件事，太子都不感兴趣，第五件，太子有些兴趣，病似有起色，第六件，太子虽然说好，但还是没接受。那么，什么才是治疗太子之病的良药？最后一段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吴客说只有给太子荐方术之士，“论天下之精微，理万物之是非”，才能治好他的病。果然太子听了“要言妙道”马上振奋起来，据案而起，“溼然汗出，霍然病已”。这首赋反映了西汉初期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。上层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象楚太子那样在建立了封建一统的政权之后，停步不前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，追求物质享受，生活腐化，精神萎靡。象枚乘这样的有识之士，则要求奋发有为，因而对上层贵族的腐朽生活作了一定程度的讽喻和批判。作者认为腐朽的生活方式源于腐朽的思想，要治疗这种恶疾，必须对症下药，从转变思想着手，他一再强调“要言妙道”，指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学说，从中找出对巩固统治有用的东西，即以进步思想医治病根，这个道理至今仍有

借鉴意义。

在艺术手法的表现上,《七发》不仅采用了荀子和宋玉赋中君臣问答的结构方法和韵散相间的句式,而且在答问中以夸张铺陈的手法和第三者的身份来叙事写物,从内容到形式都离开了楚辞而进入汉赋的领域。《七发》吸取了楚辞辞藻优美、铺陈夸张的特点,叙事状物生动细密,特别是广陵观潮一段,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,写得壮丽开阔,气象万千,如对海涛的精采描写:

其始起也,洪淋淋焉,若白鹭之下翔,其少进也,浩浩澄澄,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;其波涌而云乱,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,其旁作而奔起也,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……。

作者在此用较平易的语言,描写波涛的形状、动态、声势,从各个侧面着眼,变化多端。有时写波的始起,有时写波涛的高峰和远逝,有时从涛的两侧来着笔,有时又从涛的中心来描写。运用了如“白鹭下翔”、“虹虬奔驰”、“轻车勒兵”、“三军腾装”多种形象的比喻,写得惊心动魄,淋漓尽致,却仍能紧扣从思想上治病的主旨。

《七发》的创制,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。它引起后代许多作者模仿,相继出现了《七启》、《七辩》等篇目,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,号为“七体”。但后来的仿作,大都缺乏《七发》

的讽喻、批判精神，艺术上也很少有它所具有的奇情异采。

5.4 汉赋第一大家——司马相如

司马相如，字子卿，景帝时任武骑常侍，这不是他喜爱的职务，加上景帝不爱好辞赋，对他并不看重，使他颇有不遇知音之感。于是借口有病辞去职务，来到梁孝王门下，与枚乘、邹阳等文士交游，作《子虚赋》。汉武帝继位后，在要求各地荐举贤才的同时，也注意搜集文人学士，当汉武帝读了《子虚赋》后，大为赞赏，并以自己不能与作者同处一个时代感到遗憾。这时，宫中有个狗监杨得意正好在武帝身旁，乘机对武帝说：“我的四川同乡司马相如亲口对我说《子虚赋》是他作的。”汉武帝大喜，下令召见司马相如，司马相如表示《子虚赋》“乃诸侯之事，不足观，请为天子游猎赋，”于是又作了《上林赋》。司马相如后来任中郎将，曾作为使者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对我国中原和西南边疆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起过一定的作用。

司马相如有赋二十九篇，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是其代表作。司马相如的赋结构宏伟，语汇丰富，词采绚丽，想象丰富，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，有很

强的艺术感染力，他建立了汉赋的固定体制，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。同时他还确立了汉赋“劝百讽一”的传统，司马相如是汉赋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家，是当之无愧的汉赋第一大家。

《子虚赋》，《上林赋》其实可合为一篇，内容是子虚首先夸耀楚国的地域之广、物产之富、田猎之排场；其次是乌有先生驳难子虚之言而盛夸齐国地域之广、物产之富，最后是无是公嘲笑子虚乌有二人的井蛙之见，盛赞天子的上林苑之广大富饶，以及天子狩猎的壮观，最后折服了子虚乌有。《子虚上林赋》是一篇歌颂的作品，竭力宣扬天子的豪华和富有。例如，作品写天子狩猎结束后举行的宴会：

撞千石之钟，立万石之钜，建翠华之旗，树灵鼉之鼓，奏陶唐氏之舞，听葛天氏之歌。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山陵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荡波。

作者在这里运用排句、骈语，层层渲染，以夸张的手法，绚丽的词语，显示宴会时音乐场面的宏大，气势充沛，形象生动。

司马相如生活在西汉帝国鼎盛时期，客观形势开拓了他的眼界和胸襟。因而他在赋中，能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，极力描述云梦泽、上林苑的广大，物产的丰富，游猎的壮观，写这里山水土石的名贵，把所想象得到的一切奇花异草、珍禽怪兽，都按照东南西北上下的方位排列于其中，斑斓绚

丽，华艳夺目，描绘了楚地壮丽的山川，丰饶的物产和茂林异兽等，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封建统一国家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概：山川壮丽美好，国家昌盛繁荣。

作者在赋的结尾，借天子的反思，认真检讨了声色田猎对人民和国家的危害，并表示须革故鼎新，励精图治。这表示作者有自己的政治见解，欲借赋来议政，抑制帝王贵族对生活享受的过分追求，这也是司马相如在汉大赋中确立的“劝百讽一”的传统。

司马相如还著有《大人赋》、《长门赋》等骚体作品。《大人赋》迎合了武帝好神仙的心理，武帝读后大为欢喜，“飘飘有凌云之气”。《长门赋》据说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，它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失宠的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变化的心情，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。

5.5 张衡和东汉的抒情小赋

张衡，字平子，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，他生活在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。当时社会官僚贵族都崇尚奢侈，宦官专政，政治黑暗，他虽有才能，有抱负，但无法施展。在朝为官时，正直敢言，遭宦官谗毁，心情抑郁，有避害全身、归隐田园的思想。

张衡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辞赋，他与司马相如、杨雄、班固合称汉赋四大家。他在当时最著名的赋篇是《两京赋》，这篇赋比班固的《两都赋》篇幅更长，结构更宏伟，被誉为辞赋“长篇之极轨”，《两京赋》在体制上模拟司马相如的《子虚上林赋》，铺张扬厉。但也有自身的特点，它在描述社会风俗，表现都市生活方面都有新的突破，如都市商贾、侠士、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觝百戏的演出情况等，都在赋中得到反映；另外，针对当时统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、堕落，社会阶级斗争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，他在叙述中引入议论说理，规讽和议论较为明显、切直，贯注了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。

张衡的赋还有《南都赋》、《思玄赋》、《归田赋》等。《归田赋》虽只是篇抒情小赋，但结构紧凑，语言流畅，情感真切，一扫以往大赋的繁辞虚情的弊病，开辟了抒情小赋的新径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。这首赋表现了作者在宦官专权，朝政日非的情况下，不肯同流合污，毅然退隐田园，在大自然中感受生活的美妙。其中一段大意是这样：

在这阳春二月的美好时光，时令和穆，空气清新。高处、低处树木繁茂，各种花草滋长茂盛，雌鸛舞翩翩飞，黄鹂哀哀和鸣。众鸟交颈嬉戏而上下翻舞，关关啼叫，嚶嚶和声。在这佳境逍遥自乐，聊目借以娱悦中情。

作者用清新的语言，描绘了春日欣欣向荣的自然景物，也抒发了自己恬淡安适的心情，情景十分和谐。自张衡以后，东汉抒情小赋不断出现，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。由此可见，张衡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赋家。

东汉后期，政治极端黑暗，人民灾难深重，一般文士毫无出路。因此，在张衡作《归田赋》之后，一些愤世疾俗的文人，便更多地创作一些批判现实，抨击社会黑暗的抒情短赋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赋》，蔡邕的《述行赋》，祢衡的《鹦鹉赋》等。

赵壹，字元叔，出身寒门，为人恃才高傲，不趋炎附势，是一个名显于当世而不得用的狂狷人物。赵壹目睹当时社会外戚宦官专权，朝政腐败，从皇帝朝臣到郡邑州官鬻爵卖官，公开受贿，以致阿谀逢迎的小人得志直上，刚介耿直之士横遭残害的黑暗现实，愤而写下这首《刺世疾邪赋》。他在赋中表示了对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同情，指斥统治阶级“宁计生民之命，唯利己而自足”的贪婪本性。辛辣地讽刺了世俗小人“舐痔结驷”、“抚拍豪强”的丑行。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社会弊端的根源，在于“执政之非贤”，矛头直指包括皇帝在内的封建统治者，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强烈的反抗精神，一反散体大赋对统治阶级一味歌功颂德的传统作风。赋末作者写道：“宁

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，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。乘理虽亡而非亡，违义虽存而匪存。”感情激烈，态度鲜明，信念坚定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否定。

蔡邕，字伯喈，少有文名，博学善辞章，并精通韵律，《述行赋》记述的是他二十七岁那年被迫应召赴京师洛阳途中的见闻。作者联系所经之处的史事，抒思古之幽情，发哀今之愤慨，指斥统治阶级的荒淫逸乐，对穷苦人民表示同情。艺术上，作者继承楚辞“引类譬喻”的表现手法，如用淫雨经时，途泞难遵；玄云凝结，零雨溱溱等，比喻在宦官贵宠专权下，政治黑暗，小人得势，气焰嚣张，而忠谏耿直之士，路途坎坷，罢黜贬逐，无道获人。可谓恰当贴切，言近旨远。

祢衡，字正平，东汉末年文学家，少时有才辩，刚性傲物，不畏强暴，终为权贵所杀。《鹦鹉赋》是他寄寓江夏太守黄祖时所作。在一次宴会上，有个客人送来鹦鹉，黄祖的大儿子黄射要求祢衡以鹦鹉为题写篇赋，以娱乐宾客，祢衡文思敏捷，奋笔疾书，很快作成这首赋，因而闻名当时。作者用寄兴手法，借写鹦鹉的不幸遭遇及其诉说的悲伤心曲，寄托自己和有志刚鲠之士在乱世中的坎坷道路，抒发了他们寄人篱下时不得不仰人鼻息、委屈求全的痛苦心境，曲折地控诉了统治者残害贤才的罪恶。同时，也表现了作者孤高傲物，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性格。

5.6 人神恋爱的悲剧

——《洛神赋》

曹植，字子建，建安时期颇负盛名的作家。曹植工诗能文，他的辞赋不仅冲破了汉赋题材的局限，而且抛弃了汉赋堆砌奇字的恶习，用华美而不艰涩的文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赋体文风的转变。其赋多用寄托的手法，抒写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苦闷心情。曹植的辞赋都是抒情小赋，《洛神赋》是曹植辞赋的名篇，也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。

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，熔铸神话题材，通过梦幻境界，描写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。洛神相传为古帝宓妃，溺死于洛水而为洛水之神。这篇赋是作者入朝后，回封地途中，经洛水时有感而作。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宓妃的容貌、姿态和装束。如写洛神姿态是：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。近而察之，灼若芙蓉出渌波……”一连串的比喻，把洛神的优雅美貌形容得极为生动。然后写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：“于是洛灵感焉，徙倚傍徨，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。竦轻躯

以鹤立，若将飞而未翔。践椒涂之郁烈，步蘅薄而流芳。超长吟以永慕兮，声哀厉而弥长。”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划画得十分突出。美丽多情的洛神，率领着众神在洛水显灵，与诗人两相爱慕，但隔于人神之道，未能交接。洛神含恨：“抗罗袂以掩涕兮，泪流襟之浪浪”，赠“江南之明珰”给诗人，并表示“虽潜处于太阴，长寄心于君王”。诗人失意追恋，发出了“恨人神之道殊兮，怨盛年之莫当”的感慨。

作者通过对神女若隐若现的描写，表达自己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后的苦闷、徬徨、衷情不能上达的感情，表现了作者在受着迫害，壮志不伸的条件下，仍然有所追求的精神。这首赋虽然借鉴了宋玉《神女赋》，但在艺术上又另辟蹊径。它不作过多铺排堆砌，篇幅相对短小精炼，在具体描写上多用比兴，力图突出人物形象。这篇赋想象丰富，描写细腻，词采流丽，抒情意味和神话色彩很浓，艺术感染力很大，历来为人们所传诵。

5.7 “洛阳纸贵”话左思

左思，字太冲，西晋著名诗人、辞赋家。他出身寒微，但读书勤奋，学问渊博。他的赋篇代表作是《三